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五回 訊案由公堂飲恨 錄實供外界指疵

話說烏公自驗屍回宅之後，正在書房中，閱看分牘，忽有瑞二進來，回說協尉福壽要見大人。烏公說了聲請，瑞二答應出去。功夫不大，見協尉福壽，帶著宋兵鈕福等四人，自外走來。烏公迎入屋中讓說請坐，福壽唯唯而應，不敢就坐。烏公道：「來到我家，倒不必拘泥，比不得公所裡，官事面子。」福壽滿臉堆笑，連說不敢。又笑著回道：「鈕福他們已經回來了。」鈕福等不待說完，忙的報名請安。烏公點了點頭，鈕福等規規矩矩，垂手侍立。福壽又回道：「阿氏這一案，他們各有所聞。現在街談巷議，其說不一。今天白話報上，也都登出來了。據鈕福等報稱，說阿氏在家內，就不甚規矩。她父親阿洪阿，已經去世。只有她母親德氏，帶著她一兄一弟，在家度日。他哥哥叫常祿，現在外城巡警總廳充當巡警。阿氏有個外號兒，叫作小洋人。自此案發生之後，她娘家的左鄰右舍，都說是阿氏。連升調查，又聽說文光家裡，范氏很不務正。傳聞這個范氏，曾於未嫁之先，作過丑業。既是她品行不正，對於春英之死，也不無嫌疑，而且那把菜刀，更是可疑之點。這是他們四人所調查的大概情形。」連升亦回道：「據兵丁想著，此案的原因，就便是阿氏所為，也必不是一個人。」烏公點頭道：「這些事我倒明白。方才我告訴檔房了，明天就解送提署。

你們幾個人，還是確切偵察，隨時報告。」福壽忙應道：「是。」

鈕福、連升等亦答了幾個是字，告假退出。

不一時，瑞二手拿著一封信，匆匆的，一直跑至書房，見了烏公回道：「聞大老爺遣人送了一封信來，請老爺賞個回信。」烏公忙的接過，拆信一看，正是聞秋水調查此案的詳情。

大略與探兵鈕福述的相同，因即寫了回信，請秋水於明日晚間過舍一談。將信付與瑞二，交付送信的帶回，不在話下。烏公見了此信，深為詫異。暗想這謀害親夫的案子，俱是因為姦夫，才有害夫的思想。莫非這阿氏，殺害春英的時候，也有個姦夫動凶嗎？想到此外，不由的猶疑莫決。胡亂著吃過晚飯，傳喚套車。先到提督那中堂宅裡，回了些別項官事。又將日報上所登阿氏之事，及委派官兵等，如何調查的情形，細述一遍。當奉提督口諭，令將阿氏等作速解署，嚴行審訊等語，烏公奉此口諭，告辭而出，到了副翼馮鶴公家裡，先把秋水來信和堂憲交諭，述說一回。鶴公道：「此事我看著很奇。阿氏她年紀不大，人又安祥，如何能謀害親夫呢？這真是人心隔肚皮，令人難測了。」烏公道：「天下事最難懸揣，若按著秋水來函，跟鈕福的報告，那麼此案的原凶，確是阿氏所為，決無疑義了。

但是我的心裡，還有些不大明白的地方，所以來同你研究。第一是阿氏尋死，既然殺了她男人，自己要尋死，為何不就著刀自刎，反又跑到廚房裡投水缸去呢？這是頭一宗可怪的地方。

再說阿氏身上，也有擊傷。若說是阿氏害的，那阿氏擊傷，又是誰動的手呢？這些事情，我們都應當研究。」鶴公搖手道：

「儒謹，恪謹，你過於謹慎了。天下的事無奇不有，我中國的婦女，向來就沒有教育。既無教育，無論什麼事，都許行事出來。方才我上街打聽，聞說這個阿氏，實在是不可靠。據我想著，此事先不必細追，等著送過案去，再去細為採訪。如果是好夫所害，我們有緝捕之責，嚴拿姦夫就是了，此時又何必猶疑呢？」烏公道：「此時的辦法，同是應該如此。但我們眼光見到，也須要偵察詳確，方為合理。」鶴公道：「那是自然。

我們調查真相，是我們應盡的天職。別說恪謹你還是個頭座兒，就是地面甲喇達，也是應該的。今真像既已探出，萬不要妄生疑惑，自相矛盾了。」

烏公陪笑道：「此事也並非矛盾。可疑之點，就是那把兇器，以一個十九歲的少婦，殺了親夫之後，能將殺人兇器，藏在東房。而反又跑廚房，去投水缸。諒她有天大膽量，我想殺人之後，也行不出來。」鶴公道：「那可別說。既有殺人的膽量，就許有移禍於人的心腸，焉知她害人之時，不是姦夫的主動呢？」烏公道：「這話也很有理，前天我跟市隱也曾這樣說過，然據文光所供二十六那天，他妻子托氏，帶著阿氏等去行人情，當晚阿氏回來，是同著文光一齊回來的。不但文光的供詞是如此說，連瑞氏、二正，並范氏、阿氏，也都是這樣說。

不過他夫婦打架一節，是范氏一人說的，旁人卻沒有說過。據此看來，她們婆婆媳婦，必然是不和睦的了。鶴公道：「是呀，我亦是這樣說呀。設若她婆媳和睦，那阿氏殺人之後，還不想移禍於人嗎？」烏公道：「你是這樣說法，我想的那層理，就不是這樣說了。」說著，又呼喚瑞二套車。鶴公道：「你何用這麼忙。此時也不過十點鐘。」烏公道：「不坐了，咱們明日晚間，在我家裡見面，光景聞秋水亦必到的。」鶴公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因為天色已晚，不便強留，遂送至門外而回。

次日上午，協尉福壽，因奉了烏公文諭，帶了公文，押著阿氏一千人犯，解送帽兒衛衙門軍統領衙門。沿途看熱鬧的人。

男男女女，成千累萬。皆因謀害親夫的案子，要看看殺人的淫婦，生的是何等面貌。但見頭一輛車上，有兩個官兵把守，阿氏坐在車內，亂發蓬鬆，低頭垂淚，那一副慘淡的形容，真令人望之酸鼻。到了提督衙門，官兵等帶著一千人犯，進了西角門。協尉福壽同甲喇達德勒額，先到了大堂上，投遞公文，又到掛號房掛了號，然後掛房的司員外郎，先把阿氏等傳喚過去，問了問大概口供，與左翼送案的呈詞，是否相合。據瑞氏、文光並托氏、范氏所供，皆與原呈無異。阿氏、德氏母女，都眼淚婆娑的，無話可回氣堂上問了數遍，阿氏方才答言：「說是我害的，我給抵命就是了。」德氏是模模糊糊，不知那行兇之犯，究竟是誰。因為自己女兒，既已承認抵償，遂回道：「我女兒作的事，我一概不知道。那天晚上。我們親家老爺遣人找我，說有要緊的事，又說我女兒病得很厲害，叫我趕緊瞧去。

我趕緊就去了，到我們姑奶奶家裡一瞧，才知道我們姑爺是被人殺了。究竟是誰給殺的，我並不知道。若說我女兒殺的，我想著不能連我女兒頭上，還有打傷呢。」擋房司員聽了阿氏德氏所供，皆與送案的原呈，大致無異，遂令文光等取保聽傳。

先將阿氏母女，收在監口，聽候審訊。當時協尉福壽，並甲喇達德勒額等，把差事交代清楚，各自回翼。因翼尉烏公對於阿氏一案，極為注意，遂忙去回報，述說提督衙門裡收案情形，烏公點頭道：「這件事情，我們還要注意。雖然把案子送了，究竟春阿氏是否真凶，此時也不能料定。你叫鈕福他們，悉心採訪。」又向德勒額道：「你下去也多多注意。倘於三五日內，能夠得其真像，當予重賞。」福壽等連聲稱是。烏公道：「我見連升的報告，很有見識。你多多的囑咐他，再把那范氏娘家，也細細的調查一回，好早期破案。」

話未說完，瑞二忽忽的進來回道：「聞老爺來了。」烏公說了聲請。只見竹簾啟處，聞秋水走了進來。二人忙的見禮，福壽等隨即退出，見了鈕福等，把烏公口諭吩咐一回，不在話下。此時烏公與秋水坐定，笑說道：「天這般熱，實在分神的很。」秋水亦笑道：「都是公益事，真叫我沒有法子，只盼學堂裡放了暑假，我也就消停了。」又問道：「昨天我來的信，你見了沒有？」烏公道：「見了。多承你費心，今天把阿氏的案子，已經解上去了。」隨把送案的情形，與派委探兵等，調查的報告，細述一遍。秋水道：「阿氏為人，我調查得很的確。

方才與市隱吃飯時，我們抬了半天槓。據他說阿氏很冤。他說連街談巷議，都說范氏可疑。鬧得我此時心裡也犯起猶疑來了，誰恐所訪的各節，不甚的確。我回去再打聽打聽，如有消息，我必然趕緊來。」烏公稱謝道：「你就多分心罷。有了消息，你就給我信。我想這件事情，也很可怪。我這裡調查的，也是一個人一樣兒話。究竟誰的的確，我也不敢說定。連日報紙上又這麼一登載，越發的吵嚷動了。此事若敷衍官事，輿論上必要攻擊。你既有妥靠人，再替我詳細調查一回。若阿氏真有姦夫，萬不可令其漏網。如果是范氏所害，也別教阿氏受冤。這件事我就托付你了。」

一面說著，一面讓茶。秋水因有別事，便欲告辭。烏公極力挽留，說少時鶴鬆亭還來，你先不必忙。秋水又坐下道：「不是我忙。因為阿氏一案，鬧得我頭暈。市隱那麼說，報紙上也那麼說。我所聽來的話，未免太荒誕了。」烏公道：「這也不然。人世間事，無奇不有，若說是阿氏太冤，那麼殺人之犯，又該是誰呢？我們所以生疑，所以納悶的地方，就因為那把菜刀，又加著范氏過於妖媚，若指實是范氏所為，又無確實證據。那天阿氏的供詞，又前前後後支支離離，乍一聽去，彷彿是冤。然殺人的兇手，能夠自投實供的，又有多少呢？從昨日接你的信，我想了好半日，我們正堂那裡，昨日有諭，叫我們先送衙門。我同鶴鬆亭商議許久，就按著文光所報，給送過去的。我們要有所見聞，或將其姦夫訪獲，那時再解送提督，也還不晚。常言說：事緩則圓。此時倒不必急了。」說著，壁上的電話鈴，零零亂亂響。烏公摘下耳機，聽了聽，原來是正堂宅裡打來電話，請烏公趕緊到宅，有要緊的公事商議。烏公放了耳機，傳喚備馬，一面又穿靴戴帽忙著要走。秋水道：「鬆亭來與不來，我也不等了。」說罷，起身便走。烏公道：「提憲找我，大概也因為此事。閣下要得了信息，可趕緊給我信。」

二人一面說話，一面走出。烏公因正堂電請，必有要緊的公事，遂別了秋水，上馬揚鞭，飛也相似跑至提督宅內。門上同了進去，見了正堂那提督，忙的請安。那公亦忙還禮。這位那提督，因為烏恪謹為官公正，於地方情形，很為熟悉，一切公事，深資贊助。因此待遇烏公，極其優厚。此番因阿氏一案，報紙上噴有煩言，遂請烏公過來，討論偵察的方法。笑嘻嘻的道：「阿氏一案你調查的怎麼樣了？」一面說著，一面讓坐。

烏公謙遜半日，方才斜身坐了。僕人等獻上茶來。烏公把委派偵探，及托囑市隱，秋水二人，如何調查的話，回了一遍。那公點頭贊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這件事也非此不可。現在報紙上這麼攻擊，若不把案情訪明，徹底究治，實不足折服人心，洽罕輿論。方才與左司春紹之業行通了電去，以後凡阿氏諸人的供詞，一概要登報宣佈。閣下得了空閒，務要詳細考查。第一是兩宮閱報，若見了這類新聞，一定要問。我又差務太多，顧不及此，你務要多注意才好。」烏公連連答應，隨又回道：「此案可疑之點甚多。翼尉與鶴春普泰等，也曾討論好幾次了。」

若說是阿氏害夫，看她那容貌舉動，跟她所供的供辭，實沒有作惡的神色。他二婆婆范氏，倒非常妖冶，舉止言語，顯著很輕桃，而且那把兇器，又是由范氏屋裡搜出來的。所以據翼尉想著，范氏也是嫌疑犯，不能不婉轉調查，歸案究治。」那公道：「是極，是極。兄弟對於此事，亦是這樣想。但世俗人心，變幻不測。若使原凶漏網，反將無辜的人拘獲起來，我們心裡也是不安。外間名譽也不甚好聽。現在咱們衙門裡，正在剔除宿弊，極力整頓的時候，對於這宗案子，更應當格外小心才是。」

烏公連連稱是。因見天氣已晚，遂起身告辭道：「中堂所囑，翼尉謹遵尊命。使將真象訪明，即來續稟。天色已晚，翼尉也要告辭了。」那公姑起道：「何必這麼忙。」說著一面相送，又把阿氏案子，叮囑一番。烏公一面應聲道是，一面說請中堂留步，那公送至二門，早有僕人喊說送客，一見烏公出來，一個個垂手侍立。有手持紗罩燈籠在前引導的，有手提紗燈，在兩旁伺候的。送至大門以外，早有左翼正翼的隊兵，手提鐵絲燈籠，排班站立。一見烏公走出，慌忙呼喝道：「烏大人下來了。」

僕役瑞二，拉過馬來，烏公上馬，自有那各官廳弁兵等喝道，威風凜凜，不一會來到宅內。有門上僕人迎面回道：「方才聞老爺來一封信。」說著，把信呈上。烏公接過信來，暗喜道：「秋水為人，可真個實心任事，又爽快，又實誠。這麼一會兒的工夫，就調查出來了。」一面想著，來至書房。先把官服脫去，換了便服。門上人又來回道：「方才鵬大人，普大人也都來了。說明天晚上，還一同過來。」烏公一面點頭，說聲知道了。一面把來信拿來，見來信的封面上字跡很怪，寫的是端正小楷，寫得是送至六條衢街，呈飲加二品銜賞戴花翎左翼翼尉烏大人鈞閱。下邊寫也是聞莊謹稟。又有小小圖記，篆文是「秋水文章」四字。烏公尚未拆信，使心裡納悶道：「可怪得很，莫非得罪他了不成？不然這信皮上面，怎的這般寫法？」

隨手拆了信皮兒，展開一看，上面寫道是：恪翁大人鈞鑒：所命事，當即遵辦。調查該氏，實非女真花，只嫁一東風者。大人以皮相，竟欲置無罪而脫有罪。如此糊塗獄，弟實不敢再效牛馬勞也。請辭即肅鈞安聞莊頓首烏公看罷，詫異的了不得。暗想道：「秋水為人，怎麼這般古怪？為這阿氏一案，我並沒得罪過他，何致於如此負氣呢？」

莫非因為我猜疑范氏，恐怕阿氏冤屈，他倒多疑了不成？」

正自思想之際，忽聽壁上電鈴嘩零零的亂響。烏公取了耳機，問是哪裡？原來蘇市隱又為阿氏一案，通了電話來，說方才聞秋水所說的意思，據兄弟調查，相差千里。阿氏為人，又端莊，又沉靜，決不似殺夫的婦人。那日范氏所供，既然極口攻擊阿氏，其中必有可疑。阿氏口供，雖說是情願抵償，後來口供，又與前相反。她說是出門回頭，她丈夫春英已經睡了。阿氏拆頭之後，去到廚房洗臉，忽然背後來了一人，打了她一槓子，登時昏倒，不省人事了。及至她轉醒過來，才知她丈夫被人殺了，又見她母親也來了，官人也到了。據此一說，阿氏是被屈含冤，口難分訴，所以才抱屈承認，情願抵償。你想是不是這個道理？」烏公急嚷道：「市隱，市隱，你先用不用說了，我告訴你一件奇事。」隨將聞秋水如何來信，信上如何口氣，封皮上如何寫法，一一說了。又問道：「你說聞秋水這是怎麼件事？」

是你得罪了他？還是他惱了我呢？」市隱在那邊道：「唸書的人都有個乖膠脾氣，怎麼回事？我也摸不清。明天我訪他一趟，問問是怎麼件事，你道好不好？」烏公亦笑道：「好極，好極。見了他你替我認罪，明天早間，請你到這裡來。若能把秋水約來，那是最妙。」市隱連聲答應。烏公放下耳機，仍在椅子上，對燈納悶。想著秋水的事情，非常可怪，猜不清他這封信，是什麼心理？又細想問秋水臨行景象，並沒有疏忽失禮的地方，怎麼一旦間這樣決裂，即便是阿氏冤屈，亦不至於如此埃越越越悶，直坐到東方發曉，這才睡下。躺在牀上，仍是翻來覆去，睡臥不寧。想著阿氏根底，不知是當真怎樣？市隱電話，是那樣說法，秋水調查，又是那情形。鈺福、連升仁是各有所見，其說不一。這件事情，真要悶死人了。

當晚悶了一夜，至次日清晨起來，先令人到公所裡，把任福、連升叫來，當面囑咐一番，叫他們實力調查。如果調查的確，必有重賞。倘有調查不明，搪塞公事者，定予懲罰，決不寬貸。連升等應命而出。因聽烏公口諭，有不確則罰字樣，那鈺福的心理，首先就打了鼓，一手理著辮發，笑嘻嘻道：「二哥，這事可有些難辦。前天我那個報告，說的極實在，跟你們大傢伙的。可全部不同。將來要出了路子，准得是我倒運。」

連升冷笑道：「本來你胡鬧嗎！十個人當差，偏你要獨出己見麼？俗語說：一不扭眾，百不隨一，誰叫你胡說白道，出這宗甌兒糕呢。」說的鈺福心裡，也猶疑不定。隨向各戚友家裡，及各茶社酒肆裡，細細的詢聽一回不提。此時文光，自取保出來之後，先將春英的屍首，裝殮起來。親戚朋友，皆來探望，並弔祭春英的亡魂。因為文光家裡，范氏很是輕佻，故此也不多言多語，只向文光、托氏問問死時的情形，並左翼問的口供。

文光、托氏因為痛心切切，也哭個不已。瑞氏亦悲痛孫兒，歎惜孫媳，不該行此拙事，自陷法網。范氏則搖頭撇嘴，埋怨文光，托氏眼力不佳，不該娶這兒媳。春霖、大正等，雖是幼弱孩重，因哭兒悼嫂，亦流淚不止。這一日提署來人，傳文光、托氏於次日正午，到堂聽審。文光與托氏商量道：「堂上口供，可非同小可。你這顛三倒四，嘴不跟腿的，不要胡說亂點頭。」

前後口供無論鬧到哪裡，務須要前後一律，萬不可自己矛盾，把口供說錯了。」范氏道：「沒什麼可惜的。事到而今，叫她抵償就完啦。若堂上問長問短，你就說謀害親夫，該當何罪，送過刑部去，也就完了。那時候，你可要咬定牙關，往她身上推。不要到那時候，又疼上外甥女兒了。」托氏聽了此話，咳嗽歎氣的，淚流不止。又納悶頓足道：「怎麼這孩子，行出了這事呢？」說罷。又大哭起來。范氏道：「事到如今，還哭的什麼。這是她家的德行，我們家該遭難。你相的兒媳婦，這一傳揚出去，你瞧有多麼好聽啊！」托氏一面擦淚，無方可答。

夫婦把供詞說定。

次日清早，范氏忙著梳洗，到了某親戚家裡，托了一個人情，先把提署的下面疏通好了，免得文光進去，有扣押的事情。

天交正午，文光同了托氏，去到提署回話。直待到日落西山。

並未得問。原來堂上問官，已將阿氏口供，問了一次。此日又提出阿氏到堂審訊，阿氏出了監口，帶著大鐵鎖，手待腳鐐，淒淒慘慘的跪倒堂前。堂上皂役，喊哦的喊起堂威，嚇得春阿氏頭不敢抬，俯而垂淚。堂上問官看了看公文，抬頭問道：「阿氏你因為什麼情由把你丈夫殺死？你要詳細說說。」阿氏低頭哭道：「我丈夫怎麼死的，我一概不知。」問官冷笑道：「這麼問你，你是單說呀。」因喝站堂的道：「掌嘴！」一語未了，皂役走上道：「你實話實說罷，省得老爺生氣。」因又向問官乞道：「老爺寬恩，先恕她這一次，叫她說實話就是了。」問官的問道：「你若說出實話，我可以設法救你。若一味的撒謊，那可是誠心找打。」阿氏跪在地下，淚流如洗，先聽了掌嘴二字，早嚇得魂不附體了。今聽堂上問官，又來追問。遂淒淒楚楚的回道：「我丈夫的死，我實在不知道。」問官點頭道：「你丈夫死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我先不問你。你過門之後，你的公公，婆婆，合你的太婆婆，二婆婆，疼你不疼？」阿氏遲了半日，滴下眼淚道：「也疼我也不疼我。」問官搖首道：「這話有些不對。疼你就是疼你，不疼你就是不疼你。這模稜兩可的話，不能算話。究竟疼你呀？還是不疼你呢？」阿氏聽了，哽咽回道：「疼我。」問官道：「這又不對，才說是又疼又不疼，怎麼這一訂問，又說疼呢？」阿氏不等說完，嗚嗚的哭個不祝問官遲了半天，容阿氏緩過氣來，又問了兩三遍，阿氏才回道：「初過門時，家裡都疼。後來我丈夫、我婆婆，都時常打罵。」問官聽到此處，又追問道：「你丈夫、婆婆，他們打你罵你，你恨他們不恨呢？」阿氏道：「我婆婆好碎煩。我雖然挨打受氣，也從未計較過。」問官道：「你丈夫打你罵你，你難道也不有氣嗎？」阿氏一面灑淚，一面回道：「是我命該如此，我恨他作什麼。」說罷，又嗚嗚的哭了。問官道：「你既是不恨他，他怎麼會死了呢？」阿氏哭著道：「我丈夫死，我不知道。如今我只求一死，大人就不便究問了。」問官聽至此處，看了阿氏臉上，並無畏罪的神色，低頭跪在堂上，只是亂哭。因此倒納悶的了不得。遂問道：「照你這麼說法，你的丈夫、又是誰害的呢？」阿氏道：「大人也不便究了。若說我害的，我抵償就是了。」問官道：「你這話說的不對。你公公原告，說是你害的。若不是你害的，你也盡管說。」阿氏擦了眼淚，淒淒慘慘的道：「我的公公，即與我父親一樣。父親叫我死，我也就無法了。」問官道：「你作了欺天犯法的事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你的公公如何能害你呢？你想三更半夜，你們夫婦的住室，並無旁人，那麼你的丈夫是誰殺的呢？不但你公公說是你，我想無論是誰也要疑你的。姑無論是你不是你，究竟是誰給殺的，你把他實說出來，本司與你做主，保你沒事，給你那丈夫報仇，你想好哇不好？」站堂皂役等，也接聲勸道：「你不用盡著哭，老爺有這樣恩典，你還不據實的說，誰害的誰給抵償，與你們母女，毫無關係。為什麼吞吞吐吐，落一個謀害親夫呢？」

阿氏遲了半晌，才回道：「那天早起，我大舅家裡接三，我跟我婆婆、小姑子去行人情，晚間我公公也去了。送三之後，把我接回家去。那時我丈夫已經睡了，我折頭之後，去到廚房洗臉，將一轉身，背後來了一人，打了我一槓子，我當時昏倒在地，就不省人事了。及至醒來，就聽見有人說，我丈夫被人殺了。又見我母親也來了，好些個巡捕官人，也都來了，不容分說，將我母女二人，一齊鎖上，帶到一處衙門。問了我一回，硬說我公公告我，說我把我丈夫害了。我想官衙門裡，原是講理的地方，還能屈在人嗎？」說至此處，又嗚嗚的哭了。問官道：「你不用哭，只要你說出實話。」衙門裡必要設法子救你。

你這歲數，也不是殺人的人，我也是替你抱屈，只是你不說實話，我也就無法救你了。」阿氏哭著道：「我說的俱是實言。

若傷天害理，我一定有報應的。」說罷，又淚流滿，悽慘萬分。

問官搖首道：「你不要瞞我，你所作所為的事情，我都知道，只是我不好替你說。那一日去行人情，你遇見熟人沒有？」阿氏聽了此話，不由的一愣，又流淚道：「熟人是有的，我大舅的親友，差不多都是熟人，焉有不遇見的理呢。」說著，又低下頭去，哭個不了。問官是話裡套話，設法誘供。因為她前言後語，大不相同，乃冷笑了兩聲道：「這樣問你，你還不實說，可是誠心找打。」因喝皂役道：「掌嘴！」一語未了，皂役惡狠狠的上來，掌了二十個嘴巴。阿氏是兩淚交流，哭不成聲，登時把粉臉腫起，順著口角流血。問官連問半日，方忍著痛楚，按照前供，又細回了一遍。問官拍案道：「你不要這樣裝屈，不動刑你也本肯實說。」因喝左右道：「取麻辮子！」皂役應聲喳，立時將麻辮子取過，擲於阿氏身旁，喝著道：「你快求老爺恩典罷！若把麻辮子別上，你可禁不起。」阿氏聽了，嚇得峨眉緊鎖，杏眼含悲，嗚嗚噥噥的回道：「大人不必問了，我丈夫是我殺的。」問官搖首道：「不對，不對。你的丈夫也不是你殺的。你說出兇手是誰，不干你事，你怎麼這樣糊塗埃」說著，又婉為勸解。阿氏垂淚道：「自過門後，我丈夫時常打罵我。我兩個婆婆，也是常說我。二十七日的前天，我洗孝衣的時候，因打了一個茶碗，我大婆婆、二婆婆說我一回，當時我並沒計較。到晚我的丈夫，不教我跟隨出門，又罵我一頓，我也沒計較。次日清早，無緣無故的又要揪打。幸有我祖婆母，合小姑子等勸開。到我大舅家裡，逢親通友，都誇我好。我婆婆當著人前，還說我不聽話。晚間我公公去了，我婆婆說大舅家地方，叫我公公帶我們回去。我公公也說家裡有事，叫我回去。至送三之後。帶我合我小姑子就回家了。後來我到廚房洗臉，不知被誰打了一槓子，我當時昏過去了，及至醒來，渾身都是水，才知道我丈夫被害了。大家都說是我給殺的。又見我母親也來了，當時有官人走進，把我們母女一齊鎖了。我的二婆婆，站在院子裡，跟我大婆婆、大婆婆並我母親，四人拌嘴，我也不知何故。只得隨到衙門，這就是那一天夜裡實在的情形，絕沒有一字虛假。」說著，淚流滿面，又磕著響頭道：「我丈夫已經死了，我活著亦無味，乞求大人恩典，早賜一死。」說罷，嗚嗚的哭個不祝問官見此情形，深為可慘，遂喚左右道：「把她帶下去，把阿德氏帶來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吆呼阿氏起來。此時阿氏因跪了許久，兩腿兩膝，皆已麻木。有皂役攙扶著，好容易忍痛站起，帶回監去，官人把德氏帶上，跪倒磕頭，口口聲聲，只說春英死的可慘，阿氏是被屈含冤，請求究治。問官聽了此話，因為正堂有諭，要切实究訊，少不得一面解勸，一面引誘，又一面恫嚇，一面威逼，變盡了審判方法，要從德氏口中套出實話。

阿德氏眼淚婆娑，摸不清其中頭腦。只說我女兒年幼，不是害人的人。至於她作出什麼事來，我是一概不知。」問官聽罷，心裡犯了狐疑。阿德氏口供如此含混，可見阿氏所供，難免不無隱瞞之處。當時取了供詞，令將德氏帶下，將原告文光帶堂問話。左右一聲答應，將文光、托氏一齊帶到。問官道：「文光，你的兒媳婦，素日品行如何？」文光道：「肅日她品行端正，並沒有別的事情。今竟無緣無故，將小兒殺死，其中有無別故，領催就不知道了。」問官點了點頭。又問托氏道：「你兒媳婦自過門以來，夫婦和睦不和睦？」托氏道：「說和睦也和睦，居家度日，那有盆碗不磕的時候，偶然他夫妻反目，究竟也不算大事。」問官又點了點頭，告訴文光夫婦，下去聽傳。隨後將供詞繕妥，先給三堂打了稟貼。又把阿氏口供，臚清了幾份，送到各報館宣佈，好令各界人士。詳知內容。不想自把連日口供登報之後，惹起各界人士指出提督衙門種種的錯謬來。要知是怎麼錯謬，且看下文分解。